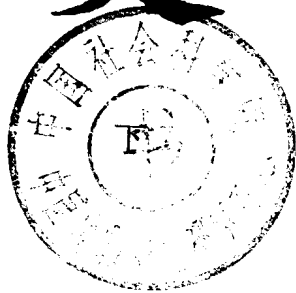


滿清碑史

下



滿清稗史



北京市中国书店

湘漢百事叙

余自囊筆游湘漢間。凡數十寒暑。由長江西上。則探三峽之險。由漢水北上。則考樊襄之盛。由湘水南上。則窮衡嶽之高。或洞庭湖內。八月水平。則邀嘯侶。駕扁舟。容與於君山之下。自謂得宇內之大觀矣。孰意春雷一震。雲湧風馳。革命潮流。千態萬狀。其奇觀。乃遠勝於嚙昔之所覩者乎。既覩其奇。乃舉辛亥夏。迄壬子春。一載中之事實。筆之於簡。名曰百事。蓋就成數言之也。實則僅十之六七。世有識者。幸勿謂余之所見不廣也夫。

中華民國元年

金城氏識

湘漢百事目錄

常德大水
漢陽大火
激成衆怒
善爲身謀
誤拘蕭湘
重門嚴閉
購辦假辦
訛呼革黨
猜忌軍人

機關破壞

彭劉就義

武昌起事

戰退張彪

殉節無名

瑞澂割耳

協辦割鬚

推舉都督

匪徒恣肆

誅戮滿人

求賢若渴

英雄吐屬

兵家勝算

卜術何神

偵探北軍

送函被拘

拆毀鐵路

婦孺皆喜

軍民同心

野蠻無理

全團殉難

學生成軍

童子成軍

和尚結隊

輕氣球隊

一書之力

假賣紅丸

記號特別

投毒於井

保存國粹

鄉民奮勇

運動攜金

沈令愚忠

死亦天數

累及老父

服之不衷

漢臯血淚

坐失漢陽

荊州駐防

金石良言

一世之雄

輸金贖罪

飲水思源

沆瀣一氣

改良關稅

三義建祠

老馬戀棧

湘漢百事卷上

常德大水

金城纂

湖南省常德府城。地極低窪。每遇盛漲。則全城宛在水中。故城外沿城皆築有護堤。以防水患。然自咸同以後。數十年來。迄未有如辛亥歲水之大者。該郡自遭水患。退而復漲者兩次。迨七月望日後。又大雨五六晝夜。水勢暴漲一丈有奇。城內積水之處。五六尺不等。來勢猛烈。勢將漫城而過。各城門乃同時封閉。上下兩南門。禦水閘板。竟加至十三塊。歷年水災。均祇加至九塊。因水力洶猛。閘板堵塞不住。憂憂有聲。居民驚恐萬狀。小西門北門。亦加閘板至七八塊之多。爲歷來所無。東門外打鐵街。適當雨水互相沖擊之處。更形洶猛。浪聲震天。旋渦起落。至一尺有奇。附近左右前後堤垸。全行決去。以洩水患。乃不僅並未退縮。且反加漲。見者皆謂非人力所能。

施救矣。惟自郡城以外。四圍皆水深至數丈。逃生無地。故有死守危城。以聽天命者。無何。北城垣被水擊穿一孔。雖是處不當衝要。未致蔓延。然居民之狂奔痛哭。已有兵臨城下之狀。次晨。滿街奔跑聲。呼救聲。呼叫城門崩潰聲。更如鼎沸。武陵縣令廖世英。親詣該城。命將舊日考棚之號檣。權充禦水板。加築其上。並將各處空存棺木。悉數搜集。實以豆米各雜糧。以爲禦水之用。又用縣絮。將所穿之孔閉塞。於是居民始稍安息。聞第三次水漲。續決各堤垸。更爲繁多。如大西門外之花苗堤。丹洲坪。木壇坪。河祇。以及後鄉之五村障連。八障等處。概行淹沒。凡前兩次未被沖潰者。至此已寸土無存。其東門外之護城堤。已爲水勢漫堤而過。沖倒房屋。溺斃人口。不可以數計。農商兩界之損失。已在數百萬兩上下。吁。可哀已。

漢陽大火

六月十六日晚十一句鐘。漢口新碼頭河下。有洋油幫。船數十隻。停泊其處。某船雇夫因竊取洋油。誤將燈花墜入。致火上炎。時值北風正猛。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各船

解纜莫及。延燒至沈家廟河下。寶慶碼頭。內有一船。流至漢陽高公橋白鱔廟一帶地方。該處泊有柏木船廿餘艘。及湖南划船、撇子船、駁船等數十艘。均被流火引燃。由是兩處之火愈熾愈大。燒至一點餘鐘。時新碼頭地方。又有洋油船一隻。由集稼嘴流入漢陽南岸嘴河下。引燃小駁一艘。嗣由小駁延燒一宵波船。由宵波船延燒岸上各鋪店。二十餘家。嗣因廠院隔斷。不能竄過。乃稍息。未及半鐘之久。該小駁復逆水上行。沿途燃船不少。旋復隨流入南岸嘴。延燒岸上各棚戶及鋪店等數百餘家。雙街一帶。盡成焦土。雖水龍洋龍竭力救護。終不克收效。迨東方既明。水面由某公司小輪冒險將火船次第拖入外江中。火始漸平。陸上則因風勢過烈。不可響盪。任其延燒。至下午五鐘時。風盡而火始與之俱盡。是役計所損失之資財無算。燒去船隻約千餘號。燒斃人口約二十餘名。淹斃約十餘名。受傷不計其數。誠十餘年來未有之浩劫也。悲夫。

激成衆怒

楊文鼎撫湘年餘。碌碌無所短長。迨湘省保路劇烈。文鼎恐顯拂輿情。謬以諮議局所陳力能自辦。不願借債。請收四成命之議上。旋奉廷旨申飭。且下諭曰。格殺勿論。於是文鼎肆其淫威。嚴禁學生干預路事。教育會長聞之大憤。上書諮議局。請向政府力爭。嗣爲文鼎偵悉。電詢瑞澂對付之策。而瑞澂於路事不置一詞。但謂對於軍警各界。亟宜嚴備。免致革黨乘機煽惑。遽派楚有兵輪上駛。冀以壓力施諸湘人。不知適以激成衆怒。識者謂橫流潰決。肇基於此矣。

善爲身謀

清廷之命鄭孝胥爲湖南布政使也。以鐵路國有之謀。由彼創之。迨湘人多反抗。慮釀大禍。遂令其至湘。妥籌轉圜之策。及孝胥既至。知民氣方張。未可以口舌勝。乃乞哀於余誠格。假會議官制。北上京師。以避鋒銳。若孝胥者可謂善爲身謀矣。

誤拘蕭湘

川省諮議局副議長蕭湘。因清理路款。於六月中旬。由京抵漢。瑞澂得盛宣懷密電。

謂川人反對鐵路國有。湘實主動。請速逮捕。瑞澂本慮川省風潮。勢將及鄂。聞湘來。尤懼其鼓動人心。亟遣警兵渡江。就漢口鳳臺旅館。逮交武昌府看管。四川旅鄂人士。以諮議局副議長爲全省代表。何得無罪拘留。大憤激。乃請湖北諮議局。要求瑞澂省釋。瑞澂始頗疑之。既而審爲股東公舉至鄂。清理路款。川中之事。猶未及知。且屈於公論。不得已而釋之。時人咸惡盛宣懷之妄。而笑瑞澂之愚也。

重門嚴閉

武昌城門。凡屆年節。通宵不閉。卽金吾放夜之遺意也。惟辛亥中秋。雖月明如晝。而於十句鐘時。已一律關鎖。或有向警衛叩其故者。答云。係奉警署令。非有各局署軍營腰牌。不得擅啓。卽此可見其防範之嚴。

購辦假髮

王提學聞外人言。凡竄入鄂省之革黨。剪髮者十居八九。而鄂省各學堂學生。剪髮者亦多。誠恐玉石不分。致受其禍。特飭各學堂監督提調等。轉飭各學生。已剪髮者。

急裝假辮未剪髮者。一律禁止。于是一般剪髮學生紛紛出外購辦假辮。省垣薙髮店之生意。爲之發達。

訛呼革黨

八月十六夜。捉拿革黨之聲。忽有出自十五協之全協者。附近居民。或閉戶。或遠竄。擾擾至一旬鐘餘。始平靖。其原因。實以三十標一營管帶將外出。派護兵至司令署報明。護兵因未穿軍衣。不敢遽進。在外窺之。經統領王得勝瞥見。急問誰。護兵不答。王得勝派護弁出外詰問。護兵懼。掉頭走。護弁追呼曰。汝莫非革黨。護兵仍不答。護弁以爲眞革黨矣。卽大呼捉拿革黨。遂至驚動全協云。

猜忌軍人

張彪於十五協早操後。傳集各兵。列爲方陣。張居中。勉以忠君之義曰。當此時勢艱難。各須抱定忠君宗旨。乃不負朝廷養兵之至意。今者省城謠言四起。萬不可爲人煽惑。方合軍人之主義。確有把握。此時國家所賴者。吾儕。然而吾儕。亦不可不依賴。

國家云云。觀此演詞。可知政界對於軍人之猜忌深矣。

機關破壞

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爲革命機關部之一。有孫武、宇堯卿者。在里中屋內。配合炸藥。誤以星火引燃藥線。遂爆發。孫之面部俱炸壞。丁笏堂見之。以其旁有炸彈無數。苟延燃。將令寶善里成蕺粉。急縱身臥入火內。滾滅之。孫則以長衫蒙面。由黨人自後門運往日本同仁醫院救治。機關部已爲俄國巡捕窺破。入門搜去預備之件。如印信、告示、旗幟、手鎗、炸彈。及照會外人之譯件。革命黨人之名冊。中華銀行之鈔票。無一留者。此八月十八日事也。

彭劉就義

武昌有襄陽學社者。亦革命之機關部也。十八日。因蔣翊武歸自岳州。黨人方聚會於此。陡聞漢口事破。大驚。乃急謀舉義。蔣素持重。恐不濟。且因日前得黃興書。約九月十三日。五省同時並舉。乃主張暫忍。以待九月約期。劉復基執不可。憤欲揮拳。蔣

始諸當卽傳令。於是夜十二句鐘。以礮聲爲號。城內外一律動手。分途徧告工程營及隊。隊代表等。諸事布置畢。而時已晚。乃待至十二句鐘。屆時寂然。劉復基、蔣翊武、彭楚藩、陳洪誥、牟鴻勳、龔震初等七人。知事機去矣。方謀移避。忽聞叩門聲甚厲。劉復基下樓。自門內窺之。知捕者至。急登樓。取炸彈。見門已啓。卽擲彈。不炸。更擲。雖炸而人未傷。劉復基乃躍出就縛。陳牟等胥被擒。惟蔣翊武、彭楚藩急登曬臺。躍入後園。開後門奔出。亦爲巡警所獲。羣押至大朝街警局內。彭已頭破血流。左右爭縛之。蔣得乘間逸去。至曉聞彭楚藩、劉復基已就義矣。

武昌起事

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事。傳者不一。有目擊其事者曰。是晚本定以十二句鐘動手。詎未及時。而三十一標之衛兵某。已於體操台上舉火爲號。大朝街有兵士十餘人。與巡警遇。亦闖起。出手槍射擊。是時工程營兵皆已整頓齊全。猶未敢動。適有該營後隊二排排長陶啓勝。巡查各處。窺見金兆龍皮盒內有真子彈數排。吼而起。以掌披

金賴曰。爾謀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卽反矣。卽以手叉陶頸。推臥床上。衆皆聞聲。譁起。於是有蔣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槍械。一面呼迫全營起事。一面以槍桿擊陶腦。陶暈絕。乃整隊下樓。時又有排長張文濤。抽刀阻止。立被同志刺死。督隊官阮榮發。持槍喝住。亦卽鎗殺。營中他官長。相率逃去。於是乃合全營兵士。整隊出營。直奔楚望台。會是夜。守楚望台火藥庫者。卽爲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二排排長鄭明功。皆屬同志。遂立時聯絡一氣。據守軍械。未幾。十五協、二十九標、三十標。相應而起。公推講武堂監學馬祖全。爲臨時指揮。成炳榮爲軍械所總理。按名發給子彈。而四十一標。亦戮其旗兵。出相聯絡。工程營中復派馬明熙、蔡漢卿、陳瑞蘭等。急出起義門。〔原名中利〕歡迎砲隊八標入城。馬隊八標亦隨至。又有測繪學堂向討讓甘績熙、李翊東、朱大鏞、馮貞貞、汪震亞、李華模、朱作藩、方繩修、王仲烈等。率全班學生。至楚望台。爭取鎗械。爲工程援隊。并警戒通湘門一帶。於是革命軍聲威大振。

戰退張彪